

疑问语气词“呢”的主观性与主观化

何文彬^①

摘 要 本文研究普通话中疑问语气词“呢₂”（区别于陈述语气词“呢₁”）的主观性和主观化问题。“呢₂”具有表达主观性，这使它成为疑问语气词，它的认知主观性来源于“呢₁”的状貌义，正是这一点使它区别于“吗”；“呢”在句中的不同功能是“呢₂”的进一步发展。共时主观化方面，我们认为是非问中的“呢”可能在“呢₁”发展到“呢₂”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历时主观化方面，我们梳理了一个从先秦的“尔”，经过“那”“甞”“在”“里”“哩”，最后到“呢”的复杂交织的过程。总的来看，从主观性角度出发，有助于我

^① 作者简介：何文彬（1971—），男，江西瑞昌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语法及语言学理论研究与教学。

们认识“呢”的多样的性质和功能，从主观化角度出发，有助于我们梳理“呢”的复杂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 语气助词；呢；疑问；主观性；主观化

一、问题与思路

现代汉语基本语气助词研究中，“呢”颇为特殊，主要表现为不确定。具体地说，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不确定。

第一，对于到底有几个“呢”争议仍然较大。有人认为只有一个“呢”，表陈述语气（如胡明扬 1981^[1]、邵敬敏 1989^[2]、张伯江 1997^[3]、石毓智 2010^[4]等），有人认为“呢”既能表陈述语气，也能表疑问语气（持此观点的学者较多，影响也较大，如吕叔湘 1956^[5]、王力 1985^[6]、陆俭明 1984^[7]、齐沪扬 2002^[8]等），还有学者分出所谓的持续体“呢”（如朱德熙 1982^[9]、刘月华等 2001^[10]），关注话语特征的学者认为还有话语篇章和信息功能“呢”（如张伯江 1997^[3]，方梅 1996^[11]、屈承熹 2005^[12]等），因此对此问题还没有定论。^①

第二，一般认为，疑问句中“呢”用于特指问句，“吗”用于是非问句，而判别是非问句的重要标准是能否用点头、摇头的方式回答，有些能用此种方式回答的问句，如正反问句（反复问句），却只能用“呢”。对于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至今仍不清楚。

第三，“呢”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异常复杂。从上古的“尔”到现代的“呢”，中间不但有些莫名的空白（王力 1958《汉语史

^① 虚词“了”和“的”到底有几个也有争议，但这种争议不是跨句类的。

稿》^[13]认为从上古到近代有一千多年的空白),而且期间出现了“那”“嚮”“里”“哩”“在”等相关形式,它们与“尔”“呢”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共时的和历时的)相互关系也相当纠缠(江蓝生 1986^[14]、祖生利 1996^[15]、蒋绍愚 2005^[16]等)。

由此可见,“呢”是非常复杂的,不宜简单地将其视为功能和意义都很单纯的语言单位。我们的做法是适度区分,即先承认其复杂性,然后进行适度归并。先区分两种基本的“呢”,即区分陈述语气词“呢₁”和疑问语气词“呢₂”,再将其他类别分别纳入这两类^①,如所谓的持续体标记“呢”纳入“呢₁”,话题标记“呢”纳入“呢₂”。我们已经在有关文章里讨论了“呢₁”的性质和来源问题,本文则讨论“呢₂”的问题,包括一般的性质功能和历时发展。

本文仍然采用讨论“呢₁”时所采用的视角,即从主观性和主观化角度来审视“呢₂”的共时功能和历时发展,主观性包括表达主观性、认知主观性,历时发展则在主观化名下展开。目的是为解决“呢”的问题提供一条特别的路径。我们认为主观性路径(或视角)较为宏观而务实,宏观是因为语言本质上是主观的,务实是因为语言的主观性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从主观性角度看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能避免过于偏重某个特定方面所带来的狭隘观点,同时也能避免视点过于分散所导致的对整体的割裂。

针对以上所提出的几个不确定点,我们不细致描写“呢”的分布,而是着重讨论几个宏观性问题。先讨论为何可能有疑问语气助词“呢”,即从主观性角度论证汉语中产生疑问语气助词“呢”的可能性,这部分主要着眼于“呢₂”的表达主观性;其

^① 我们认为陈述语气的“呢”在前,故称其为“呢₁”,江蓝生(1986)等称疑问语气助词为“呢₁”,陈述语气助词为“呢₂”。

次,讨论“呢₂”与“吗”的分工,主要结合“呢₂”的认知主观性来分析;之后简要讨论为何具有话题标记功能的“呢”是从“呢₂”发展而来的,这是“呢₂”表达主观性的发展;最后则讨论“呢₂”的主观化问题。

二、表达主观性:何以有疑问语气助词“呢₂”

要回答“呢₂”因何成为疑问语气助词,需要站得更高,即需要从疑问的特征和汉语表达疑问的常规手段两个方面着眼。

(一) 疑问、语气与表达主观性

什么是疑问?疑问是一种常见的语用功能^①。从反面看,疑问不是静态的词或短语,词典里的词条“什么”也不是疑问;疑问也不是陈述,虽然二者都是动态的语用功能。疑问的类别是多样的,可以从不同角度分类。从疑问性方面看,如分为询问、测度问、设问和反问,有疑而问和无疑而问,其间可能存在一个由信到疑的连续统(何文彬 2007^[17]),甚至可能更为复杂;也有人简单地分为真性问和假性问(陈妹金 1992^[18])。从疑问句的形式(也与内容结合)角度看,有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之分,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语言中疑问句的两个类别,具有总括性(刘丹青 2008^[19]),现代汉语有关研究中还有所谓的选择问和反复问(正反问),西方有关研究中还有所谓的附加问、反义疑问句、回声问、间接问句等。疑问功能和疑问句因其多样性和复杂性,一直是句法研究的重点领域。本文非专论疑问问题和疑

^① 疑问是如此常用,以致常常可以不予定义。如吕叔湘 1985《疑问·否定·肯定》,一开始就给问句分类,并不说什么是疑问或什么是问句。

问句，主要讨论典型疑问句（通常称询问句）的一般特征和“呢₂”的关系。在分类方面，除一般语义上分为是非问和特指问外，在疑问性方面我们将疑问分为“不知道”和“不相信”两类。询问句典型地属于“不知道”而问，测度问句和反问句则是“不相信”而问的产物。前一种分类对于我们认识“呢₂”的主观性有作用，后一种分类对于认识“呢₂”的主观化有帮助。

询问句与陈述句都是从功能角度分出来的，这种分类在西方语言学范畴里，一般与式（mood）有关（刘丹青 2008^[19]），注重从言语行为和交际功能角度区分，汉语学者一般认为是从语气角度所做的分类，相关的句子类型被称为句类。汉语语言学中，一般称“呢₂”“呢₁”“了₂”等为语气助词，也正因它们能应用于或辅助表达某种特定的“语气”。

根据我们的观点，“呢”等语气助词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们应用于具有表达主观性的语言单位，一般的静态的符号形式没有这种主观性，所以我们说词条“什么”只有一般的词汇义（静态意义），而任何一个句子，如“是你。”或“你？”都具有表达主观性。表达主观性来源于语言运用，特别是源于满足特定需要的信息运用^①，这类运用必然在相当程度上包含特定运用者的高层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其实就是一般所谓的“语气”，如果进一步区分，则有些学者所谓的“口气”也属于这种主观性范畴^②。所以，如果问什么是语气，我们可以说是说话人表达时所

① 终极地看，任何符号都是运用的产物，也即运用符号形式去表达意义，都有主观性，但是这种运用可以适当区分，我们区分两个层面的主观性，即非满足特定语用需要的认知主观性（静态意义标记）和满足特定语用需要的表达主观性。前者如给某人取名字，后者如呼叫他的名字。

② 这种主观性是如此广泛，很多学者将情态动词、语气副词甚至特殊句式等表达的意义都纳入其中（F. R. Palmer 2001 *Mood and Modality*）。不同语言成分表达的这种主观性当然是有联系的，但从研究便利性角度看，我们需要进行适当的分类，而语气自然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表现出来的主观性，也即表达主观性，它的内涵和类别是丰富和多样的，而“语气”是各种表达主观性的一个形象性概称，与表达主观性密切相关的词就可能成为语气（助）词，汉语的语气助词典型地是指运用（附着）于表达成分（单位）的虚词，而典型的表达成分就是提出需要的成分和满足需要的成分，它们的通称就是话题和说明（话题和评论、话题和焦点、主语和谓语）。

那么，属于疑问功能的特定的表达主观性是什么呢？疑问分类角度很多，从询问角度看，疑问就是说话人提出信息要求，表达他需要获得所“不知道”的信息，这种信息要求的提出就产生了疑问语气，它就是一种表达主观性。疑问句的表达主观性与陈述句很不相同，典型的陈述句的表达主观性在于“满足听话人关心的信息”。陈述语气在“满足”需要中产生，疑问语气则在“提出”需要中产生。这也是我们认为要区分“呢₁”和“呢₂”的重要原因，显然“他在吃饭呢。”和“他吃什么呢？”的表达主观性（语气）是大不相同的，而其中的“呢”也就（被迫或自然而然地）带上了不同的语气，“呢₁”是陈述语气，“呢₂”则是疑问语气。

（二）“呢₂”为何能成为疑问语气助词

那么，“呢₂”是如何具体地取得表达主观性的呢？或者说，在“他吃什么呢？”这种句子中，为何“吃”或“什么”没有被认为带上了某种“语气”？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讨论语气的表达手段。

我们知道，静态地看，语言是形式和意义（后者包括功能和内容等）的结合，也就是说，形式总是与意义相结合的，反过来说，一定的意义总是试图通过某种形式表达出来，就像我们经常感到有话要说，不吐不快一样。不过从意义角度看，相应的

形式不一定就是语言符号，例如说话人的一个眼神、一声吼叫、一举手一投足也能表达某种意义，而语言形式的“意义”就在于通过约定俗成，它能够较为清楚地（甚至精确地）表达意义^①。从形式角度看，一个语言形式具有什么意义，要看它经常与什么意义结合，经常出现在什么语境中，经常完成什么任务，这些都是意义的组成部分，虽然其凸显度有所差异，所以我们解释一个词的意义时，经常要通过精当的例句来揭示其适用语境和搭配习惯^②。一个符号不是天然地具有什么意义，比如，汉字“我”早期的意义是一种兵器，后来被用来标记第一人称代词，从而有了新的意义，再后来成了主要意义甚至唯一意义。

就语言符号而言，这里我们区分两种意义，一种是相对静态的意义，一般指词和短语的核心意义；虽有一定的主观性，但以客观性为主；一种是满足特定需要的意义，一般称为语用义，包括特定句类所表达的意义，主观性更加凸显，因为不满足特定需要的语言符号（除了静态标记功能）是“没有意义”的。两种意义层次不同，语用义里一般有作为基础的客观义，但有其自身“意义”，也就是带有表达主观性的语气义。

那么，汉语表达“询问”意义的语言形式有哪些呢？刘丹青 2008^[19]认为，从跨语言角度看，疑问句和陈述句都表现出语序差别，特殊语序成为构成疑问句的常见手段。不过我们知道，汉语语法手段中，语序虽然非常重要，但基本不用来表达疑问（询问）。吕叔湘 1985^[20]认为表达“询问”意义有三种手段，即语调、语助词、疑问词及其他词语。语调虽然是任何实际说出的句子都具备的超音段“手段”，其实它经常只是语用过程的伴随

^① 有人认为，语义必须是语言形式表达的意义，这个说法本来没有错。但如果考虑到语义也是意义，那么与意义联系的形式就不一定是语言形式了。

^② 认知语言学反对狭隘的、孤立的语义观，主张语义、词义的“网络性”“百科性”，主张从语义到语用的连续性。

现象^①，不是有意使用的，语调的作用可能主要是情绪方面的。总体来说，一种语用功能或一种语气，可由不止一种手段表达，调用的手段越多，功能越显豁、全面。语言里经常有羨余的现象，有些学者着力论证像“人呢？”这种句子里，语调能够表达疑问语气，那么“呢”就不必要了，也就不是疑问语气助词了。当然，不是说“人呢？”这种句子就必须有两种表达疑问的手段（其实它也不一定要用或用了特殊的疑问语调），其中的“呢”被称为疑问语气助词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下面就讨论这个问题。

疑问代词，如“什么”“哪里”等，经常是特殊疑问句中不可缺少的成分，或者像副词性成分“可”（这东西可好吃？）、“是不是”（这东西挺好吃的是不是？），它们在疑问句里有疑问语气吗？它们是语气词吗？这些问题似乎很奇怪，其实对于我们思考为何“呢₂”“吗”被称为语气助词有些启发。

总的来说，某个东西被称为语气助词，首先它必须是语言成分，具有约定俗成性，所以语调不能被称为语气助词，因为语调更多的是一种自然抒发的东西，没有明显的约定俗成性（语言差异性），所以它不需要翻译，就像哭和笑不需要翻译一样。其次，一个语言成分能否被称为语气助词，要看它的作用域。也就是说，它要作用于整个语用成分，如果仅根据这一点，那么语调是有资格的^②。语用成分有哪些呢？从现有的研究和术语来看，话题和说明（或焦点）是常见的语用成分。所以像“人呢，也不知道哪儿去了。”中的“呢”作用于话题“人”，它就有资格

① 从书面语角度看，语调经常不便直接标写，所以更需要一些显性的、专门的手段来表达语气，如句号、问号等。

② 赵元任（1979）讨论助词时，将语调和一般语气助词并列，不过赵著条件较为宽松，“去看戏的时候儿得先买票”中的“的时候儿”也算助词。

称为语气词，一般称为句中语气词。^①

更常见的语气助词是作用于说明部分的语言成分，如“他吃什么呢？”中的“呢”，作用于“吃什么”这个语用成分之上，一般称“附着于句子”，它就可以称为语气助词。这个作用于语用成分的成分最好要意义够虚，如果有关语言成分能被理解为实词性成分，且经常在句子内使用（充当句法成分），那么其语气助词资格就可能受到怀疑。如有些方言说“你吃苹果不？”，这个“不”功能上大致相当于“吗”，但好像一般不说它是语气助词。显然“不”是一个否定副词，它的主要句法位置是核心谓词前的状语位置，只有当它被理解为专用于某种语用功能，作用于整个语用成分，有专用或主要的句法位置时，它才会被理解为语气助词，这也是语气助词“吗”产生的语用原因。疑问代词不能称为语气词也是这些原因。这样看，“这东西可好吃？”中的“可”，“这东西挺好吃的（，）是不是？”中的“是不是”，具有很强的语气助词特征。赵元任 1979^[21]也说，“去年一冬没下雪不是吗？”中的“不是吗”是助词，有些人有“是不是”的口头禅，也可以看作语气助词。

所有的语气助词在语音上都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经常轻读（这也是它们词汇义弱化的表现），且与语用成分的结合紧密（之间最好不能有明显的停顿），所以如果重读“是不是”，那么它的气词助词身份就要打折扣。

这些形式和功能上的特征当然不是“呢”能成为疑问语气助词的全部原因，也不能说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呢”以什么身份充当疑问语气助词，这个问题更进一步就是另一个问题，即为何汉语有此类后附性语气助词，因此实质是

^① 有意思的是，赵著例句“去看戏的时候儿得先买票”的“的时候儿”很像一个话题标记（去看戏呢得先买票），类似于“的话”，二者都被赵先生称为助词。

一个问题。

如果把这两个问题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问题是其底层，即“呢”的语义个性（虽然已经弱化，但还存在）是什么？这个层次我们到后面结合它的认知主观性进行分析，上层是如何产生这种句末语气助词的？（先不讨论句中问题）

前面说过，西方语言经常通过语序这种显性手段来表达疑问语气，如：

Do you eat fish?

What do you eat?

这种语序的本质是将焦点成分前置，将其与普通的陈述句区别开来，从而使其获得突出的效果。除这些一般的功能外，这种语序结构中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一个是前置的成分除焦点身份外，是不是疑问助词，另一个问题是前置本身说明了什么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认为，英语语法似乎没有疑问助词一说，单纯比附汉语，就像是汉语比附英语一样不合适。但是从功能上看，焦点前置所形成的结构有类似于虚词的功能，也就是说，是特定结构而不是某个具体的词表达了疑问语气或功能。我们说“表达”，不是说这种结构给我们带来了疑问语气，实际上疑问语气来源于说话人的表达主观性，来源于说话人的需求，语调也是这种需求的产物，否则我们无法解释有些缺乏这些手段的句子也能表达疑问。当然，这些手段，尤其是它们的“组合拳”，使得表达主观性更为显豁，听话人更容易理解和把握，从这个角度看，自然也可以说是这些形式具有某种功能。从功能角度看，这种特殊结构类似于我们的语气助词。

关于第二个问题，关键成分的前置本身（而不是结构）可能也说明一些问题。我们曾经讨论过，表达疑问的标记要作用于语用成分，也就是说，语用成分作为一个整体被标记为具有某些

形式特征，从而具有某种可识别的功能。从逻辑的可能性看，可以有三个位置来标记。一个是前，一个是后，一个是中间。如果是中间，那最好是非线性成分，像某些语言的句中助词，如汉语的焦点标记结构的“是”字（他昨天是进〈的〉城）。

这三种手段中，非线性成分显然更为复杂，对结构的干预也最多，从经济便利角度考虑，不是理想的形式。这样看来，前置和后置就是理想的句法形式，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种语言既有前置也有后置，甚至一个句子里同时采用这两种形式来表达疑问语气（或者其他语气）。从我们熟悉的英语看，其主要手段是前置^①，前置时，句末不能有某些附加成分（如附加问句、反义疑问句或者称 tag-question）；如果有附加成分，那么前面只能是陈述句形式（普通形式）。也就是说，从英语看，两种语言形式不必（或不能）同时使用。汉语表达疑问的语言手段中，没有语序的变化，也没有前置形式，如以“吗”为例，汉语的手段是后置。后置的成分可以是较为复杂的结构，如“是不是”，也可以是更为精简的助词，如“吗”。这种更为精简的、专门化的句尾助词，实际上可以视为形态的一种。张伯江 1997^[3]认为，形态是句法发展的高级阶段，我们可以认为汉语的语气助词是高度发展的用于表达主观性的标记。

至于汉语为什么采用句尾标记形式，可能与语言类型有关，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深入研究。

如果承认“吗”是一个疑问语气助词，可它只能用于一般疑问句，按照类推的要求，我们可以设想，在另一类重要的疑问句（特殊疑问句）中，也会产生一个功能类似的语气助词，这个词其实就是“呢₂”。

^① 当然还包括助词的调用，实际上有些西方语言，如丹麦语，不需要助动词类成分参与，一般疑问句中主要动词直接前置于句首（刘丹青 2008）。

学者都承认，“吗”的来源是否定词“无”，用于类似“你来不？”这类句式，否定词带上句子的表达主观性之后，读音弱化，意味着其功能开始转移，写为“吗”（“麼”或“么”）后，意味着这种转移已经完成。不过即使完成了身份转变（由一般的否定词身份到表达疑问语气），其底层（否定功能）还存在，不能像“啊”一样随便省去。

“呢₂”的情况略有不同，在大多数疑问句中，如“你吃什么呢？”中，“呢₂”可以省去而“无关大局”，不过如果我们重视表达主观性形式的作用，则不能说“呢₂”是可有可无的。学者一般称它具有缓和作用，即比说“你吃什么？”更为缓和。“呢₂”的这种作用其实与“吗”近似。我们知道，“你吃不吃”是真性问，没有倾向性，而“吗”字句则有时候可能有一定的倾向，虽然不太明显，这可能与它还有一定的实义有关。

但是在“你呢？”这类学者争议颇大的句子中，“呢₂”的作用其实类似于真性问的“吗”，也即它有一定的客观性，“呢₂”类似于一个谓语，其语义在默认情况下，或者大多数人的语感中相当于“在哪里”，“人呢？”最常见的理解是“人在哪里？”，也可能理解为“（人）怎么样？”，这种基于语感的解读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其语义共同点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专门讨论。

这样，在有疑问代词的特殊疑问句里，“呢₂”只是简单地履行主观提问的作用，因为其具体意义已经落在疑问代词身上了，而在“人呢？”这种结构里，由于语境辅助作用，不必出现具体的疑问代词，那么“呢₂”以其语义基础一石二鸟，既有“特殊”的语义基础，也表达了疑问（询问）的语气，是有汉语特色的精练的疑问句，正体现了汉语语法的某种本质，即疑问语气助词发挥重要作用。

“呢₂”和“吗”产生的原因，可能就在于汉语实现疑问功能的分析形式，如正反问（反复问）、选择问等，它们进一步发

展就会简略化，再进一步就是形态化、后缀化，同时功能也专化了。当然，在不同的语体中，此类助词的使用频率会有所不同，可能更多地由客观性更明确的成分来充当，如不说“他来了吗？”，而说“他来了没有？”；不说“人呢？”，而说“人在哪里？”。不过二者并不等价，语气助词句更能体现说话人的语气，也即我们所说的“表达主观性”，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这种主观性的高级产物。

总之，“呢₂”（包括“吗”）的产生是汉语语法系统和语法特征的必然产物，是汉语主观性表达的内在需要。

三、认知主观性：“呢₂”的语义基础

（一）“呢”的疑问语气特征

前面说过，在人类语言的疑问句中，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是两个基本的类别，可是这种分类在现代汉语中呈现颇为复杂的局面。一般认为现代汉语在这两个类别之外还有两种特别的小类。这四种疑问句（吕叔湘 1985^[20]将其简称为特指问、是非问、正反问（也称反复问）和选择问），学者对其进行了不同的归类（排列组合），可参见李晟宇 2004^[22]，这里不一一列举介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特指问和是非问是基本形式，正反问和选择问是从是非问派生出来的^①。

不过值得我们高度注意的是，四种疑问句里主要只用两个语

① 吕叔湘 1985 也补充指出，也可以说正反问和是非问是选择问的特殊形式。这可能是因为吕先生觉得选择问是齐全的分析性形式，而一般是非问则是我们所说的形态表达形式，后者是前者的语法化结果，而正反问则是过渡形式，所以花样也最多。

气助词，即“呢₂”和“吗”，“呢₂”用于特指问、正反问和选择问，“吗”用于是非问。这里必然引起两个问题：第一，是否两个语气助词意味着汉语里也只有两种疑问语气？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是肯定的，那么如何解释“呢₂”占据了是非问的地盘？如果我们将一般是非问稍微扩展一下，即认为“他来不？”也为是非问，那么它也只能用“呢₂”（他来不呢？）。这似乎说明，“呢₂”是包含“吗”的，可是又不能说“他来吗呢？”。

对“呢₂”和“吗”的这种错位，学者一般只是描写，似乎没有给予过多的解释。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其实蕴涵很多信息，主要有两条：一是可能我们应该反思传统的对立性两分做法；二是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呢₂”问句的本质，其实也就是思考“呢₂”的认知意义基础。

一般支持疑问两分的证据是，是非问可以用非语言形式来回答，典型的是点头摇头，特指问必须用语言形式。这种分类依据无疑是有道理的，也很容易把握，不过我们认为二者也有统一性，回答形式的差异只是疑问点位置不同引起的，即是非问问的是谓语（核心），即“不知道”谓语核心的真实情况，而特指问则是“不知道”其他成分的真实情况，所以英语两种问句看似不同，特指问前置疑问代词，是非问不是，但其实它们都可以看作疑问点前移（一般称为焦点前置，因为疑问点一般就是焦点），是非问句的谓语焦点用助动词类成分替代。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是非问句的存在价值，因为语言表达中经常要人们在肯定和否定之间做出选择，这种要求完全可能在语言形式上取得相当的独立资格。因此，如果不是特别注重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用疑问代词来代替一般的是非问。试比较：

是非问：他来吗？他来不？——他不来。（或摇头）

特指问：他（打算）怎么样？——他不来。（不能摇头回答）

“他来吗?”与“他怎么样?”并不等价,但后者并非完全不能替代前者,只是不太明确,或一般不是专门询问此类需要通过然否回答的句子。我们推测,汉语“吗”可能正是在然否功能(主观性)上取得独立的语气助词地位的。

因此,从语义表达上看,“呢”应该也有某种基础,只是这种基础似乎相当薄弱,是主观认知处理的产物,而且几乎被表层的“语气”完全掩盖,不容易觉察出来罢了。下面我们就结合“呢₂”的分布和与“呢₁”的联系来讨论这个问题。

(二)“呢₂”的认知主观性

那么“呢₂”的语义基础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人呢?”这种句子入手考察,因为大多数学者认为它是最具疑问语气助词资格的句子。根据一般人的语感,这种句子最可能表达“人在哪里?”之意,那么如果我们概括出“在哪里”的抽象意义,应该就是“呢₂”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人在哪里呢?”,但既然二者能够兼容(共现),也可以用“呢₂”来代替“在哪里”^①,说明二者具有某种被包含的关系。逻辑上很清楚,“呢₂”有包含“在哪里”的更为抽象的意义,“人呢?”类句子之所以具有存在价值,就在于能用抽象的“呢₂”来代替问句的疑问点,这样就不用细化到某种具体的意义上。^②

要概括出“呢₂”的语义基础(其实也可以说特征),自然很容易想起“呢₁”,我们已经论证了“呢₁”的语义基础是“呈现事物的面貌”,更抽象的层次就是“指出事物的外在的、静态的状况”,最抽象的“呢₁”甚至可以包含、涵盖“了”和

① 也有些学者称为省略,这是可以的,但一则不是任何实义性成分都能随便省略,二则它们与“呢₂”的兼容,启发我们思考它们之间的意义共性。

② 正如英语可用“I do”来代替“I go”一样。

“的”，“了”典型地表达动态位置，“的”典型地表达内在属性，从某个层次看，事物的动态位置和内在属性也是它的状况。

显然，“在哪里”也属于典型的、具体的事物的状况，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说，“呢₂”问句问的就是事物的状况，这就是它的概括的意义特征。不过肯定有人会提出，既然“呢₂”与“呢₁”具有相同的语义基础，为何还要把它们分为两个？这可能正是邵敬敏等学者持论的原因。我们上面已经讨论，疑问句与陈述句具有不同的表达主观性，疑问句有独立的语用价值，所以在此基础上可能产生某类表达形式，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人在哪里呢？”和“人在这里呢。”这两个句子语气的不同，这种不同可能会使语气助词形成两种语气助词“呢”，一个是陈述语气助词“呢₁”，一个是疑问语气助词“呢₂”^①；此外我们还指出了汉语表达语气的语法特点（没有特殊语序），使得它需要某种分析性形式来表达，其高级阶段就是语气助词的产生。

当然，还有一点这里需要讨论，就是疑问句和陈述句为什么能共用某种意义的成分，我们的观点是，疑问句是以陈述句为基础的句子类型，它不是完全另起炉灶的句型。拿现在学者常用的术语来说，就是任何疑问句都需要“预设”，否则该疑问句就没有存在的意义，而预设一般通过陈述句形式（或有具体所指的

① 学者在讨论语言符号，特别是语气助词的意义或功能时，经常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根据语境或具体的句子来说明该语言单位的意义，一种则认为应该分清句子赋予的意义和该单位自身的意义，提醒不要将句子的意义弄到虚词的意义上了。从逻辑上说后者更为合理，但事实上前者使用得更多，可能这样分析更符合语感。我们认为两种思路都有道理，比较而言，前者的道理可能更为深刻，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天然的，而是我们主观赋予的，它必然与所表达的意义整体联系起来。我们在解释实词意义时经常注意搭配特征，其实也说明意义的开放性与整体性。进一步看，一个由多种成分构成的句子表达一个整体性意义，这个整体性意义经常不能理解为几个成分意义的组合或加合，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这个意义也可以换一种说法，甚至用不同的语言表达出来。

词汇形式)来表达。换个角度说,就是任何疑问句都需要一定的意义单位作为基础,否则疑问无所依附。其实我们说“吗”是从否定词而来,否定词本身就有一定的意义基础,但我们还是把二者区别开来。

所以“呢₂”的疑问语气助词身份可以说是“呢₁”和疑问语气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产生了新的成分(其过程我们后面就会讨论),正如我们不能说氢和氧化合成水之后,还说氢或氧跟水是一样的东西,虽然探讨它们的联系也是很有意义的。

胡明扬、邵敬敏等学者认为“呢”的主要功能是“点明”或“提醒”,疑问句里则增加了“深究”的意味。其实“点明”等是陈述句赋予“呢₁”的重要功能,而“深究”则不妨理解为疑问语气赋予它的表达主观性,带有这种“深究”意味的就是疑问语气助词“呢₂”,不管是哪种语气,其语义基础都不能忽视,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呢”与其他成分的搭配规律,也不能解释它们与其他语气助词的分工了。

我们在讨论“呢₁”时指出,它表达的意义反映一种认知处理或概括,不是某种具体的状况,所以本文仍然称“呢₂”的意义具有认知主观性。

(三)“呢”和“吗”分合的实质

弄清楚了“呢₂”的表达主观性和认知主观性(疑问语气特征和认知语义基础),即说话人对事物的状况不明了,可通过“呢₂”特别表达出来,从而带上了更鲜明的主观性。有了这个基础,就可以来讨论“呢₂”与“吗”的基本分工了。

我们先看为何特指问句只能用“呢₂”,以“他昨天吃了苹果”为预设来讨论这个问题。

这个句子可以有以下几种常见的带“呢₂”的问句:

A₁ 谁昨天吃了苹果呢？

A₂ 他什么时候吃了苹果呢？

A₃ 他昨天吃了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特指问句只能用“呢₂”？因为特指问实际上多是一种以体词性成分为焦点的句子，它与“是”是兼容的：

A₄ 是谁昨天吃了苹果呢？（焦点标记句）

A₅ 昨天吃苹果的是谁呢？（已转换为一般判断句的分裂句）

我们在讨论“呢₁”时，已经讨论了它与“是”字句兼容的原因，因为“是”字句（典型的是一般判断句）一般表达事物的特性，而明白事物具有某特性，也即了解了其状况的重要方面，例如我们可以说“他是个孩子呢”，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何特指问句只能用“呢₂”。

“他吃了什么东西吗？”当然也可以问，但我们都知道这种句子的疑问代词实际上不是疑问焦点，焦点是动词“吃”，在然否问的语气中，“吗”的语义基础是否定，即相当于“他吃了什么东西没有？”。不过我们必须解释下面的句子：

B* 他吃了（什么东西）吗呢？

C₁ 他吃了（什么东西）没有呢？

从语义基础看，“他吃了什么东西没有”和“他吃了什么东西吗”是一样的，为何C₁能说而B*不能说？我们说，B*不能说，是因为“吗”已经带上了显性的表达主观性，已经处在句子的最高层次，无法再拔高一层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两层都是在陈述句的基础上发挥作用的，它们处于同一个层次，所以不能共现。如果不是同一个层次，那么是可以共现的，常见的是“了吗”“的吗”“了啊（啦）”，拙文《“呢吗”是非问句》^[17]

则讨论了一种口语中时常出现的句子，其中“呢”只能是“呢₁”，属于陈述语气助词。

也就是说，当是非问句用高度语法化（形态化）了的疑问语气助词（吗）标记时，它被认为与“呢₂”问句处于同一层次，二者虽然在语义微观层次上有所不同，但在表达主观性层次上是分立的，不能共现。如果语义上是是非问句型，但相关成分没有形态化，那么就可以用“呢₂”来统摄，这就是不但C能说，一般正反问句都能用“呢₂”的原因。从疑问点角度看，正反问句其实是以谓词为疑问点的，但具体表现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形式。如：

C₂ 他吃没吃东西呢？

C₃ 他吃东西没呢？

C₄ 他可吃东西了呢？

C₄中的“可”，虽是吴方言等常见的表达是非问的副词，但在普通话口语里不太常用，它不在句尾，故不被视作“吗”这样的语气助词，句末也能用“呢₂”辅助表达疑问语气。

选择问句似乎是非常特殊的形式，有学者将其视为表达疑问的基本形式手段。确实，不管是特指问句，还是是非问句，都可以改造为选择问形式。如：

D₁ 昨天你是吃苹果还是吃梨子（呢）？

D₂ 昨天你是吃了苹果还是没吃苹果（呢）？

昨天你是吃了苹果呢？还是没吃苹果？

选择问多用“还是”来连接两个基本构成部分（特殊时候可以有三个以上“选项”），如果不用，则显得语气比较急促，如“你吃米饭吃馒头？”（吕叔湘 1985^[20]），可见选择问的形式是多样的。正如吕先生所指出的，选择问句可不用语助词，也可用“呢”；我们关心的是，选择问既然可以近于特指问，也可能

近于是非问，为何都只能用“呢₂”？

我们认为，诚如有些学者所言，选择问可能是疑问的基本表达手段，或者说它代表的是句法上表达疑问的比较完备的形式，换个角度说，它属于早期的、语法化程度最低的阶段。此时，其选项和内部成分自然是比较典型的语义结构和语义成分，也就是说它不可能有“吗”这样的成分，而作为具有疑问类表达主观性的句子，其焦点还是可以概括为“询问事物的状况”，所以可以也只能用“呢₂”来标记。

（四）是非问中的“呢”

综合起来看，疑问句由于其焦点的语义性质，一般只能用可抽象为“状况”的“呢”来标记，只有在句末否定性成分语法化为形态性成分（“吗”），从而在表达主观性的形式手段上与“呢”取得平起平坐的资格后，才不能用“呢₂”。疑问语气助词“呢₂”是“呢₁”融合了疑问主观性的产物。一般情况下，“呢₂”只承担疑问主观性的表达，因为其语义基础已经由实词性成分承担，但是在“人呢？”这种特殊（其实是典型）的句式里，“呢₂”才身兼两职，既“具体地”负载“状况”义，也一般地表达疑问语气。

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情况需要提出来讨论，有学者（李晟宇 2004^[22]）认为“呢₂”能用于某种特殊的是非问句中（称为“呢”字是非问句），从而与“吗”字是非问句区别开来。如：

E₁ 唉哟，牛大姐，还没走呢？

E₂ 嘿，还想着咱们呢？

我们认为，这种句子确实是特殊的，它经常表达一种惊奇的情绪，与此相适应，其中的“呢”似乎发为“呐”更适合。这种句子里的“呢”从内层本质来说，还应该纳入“呢₁”，即它

具有某种肯定性，肯定人物还处于某种状态，同时说话人对这种状态感到很奇怪，或者说“不相信”，所以它类似于反问句，正是这种“不相信”使得句子具有疑问语气，所以这种句子也属于一种特殊的“信疑结合”句，它不同于一般的“吧”问句，后者的“信”只是一种猜测，“呢”字是非问句的“信”是确凿的，但说话人仍然不敢相信。如果将这种特殊的疑问句视为具有某种独立性的疑问句，那么说其中的“呢”是疑问语气词也是可以的^①，但这样也就会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信”的来源和句子的特殊性。这种句子的“呢”的性质的变化可能具有重要的意义，后文再讨论。

四、话语功能：句中“呢”的分析

我们知道，有些语气助词一般有两个位置，主要位置是在句末，此外还经常可以位于句中，典型的可用于句中的语气助词是“啊”“吧”“呢”，有时“嘛”也可以。这些助词一般不包括词义较为实在的“了”“的”，也不包括“呢₁”。也就是说能处于句中的是“呢₂”，为什么是这样，正是本节要重点分析的。位于句中的语气助词的例句如：

F₁我们《大众生活》编辑部啊，准备在六一给全市小朋友搞一台晚会。

F₂是啊，她说好了拿请柬吧，在东门口儿等我。

F₃我这人呢，还真不爱听人恭维，特别是过去的事儿。

^① 因为根据本文的观点，语言符号的意义和功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总是建立在其所指的对象的基础上。不过这种做法也应该有一个度，如果不加限制，就可能出现“一个语气词可以表达多种语气，一种语气可由多个语气词来表达”的问题。

F₄孩子嘛，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一年呢，就这么一个节，咱们当大人的，平时可以不管，到节了，总得为孩子们办点儿实事儿，诶，你说对吧？

F₅嘿，你不信，听说以后国宴上呢，都使这做。

“啊”和“吧”的情况我们另文讨论，这里只讨论“呢₂”的情况。《现代汉语八百词》^[23]概括了三种“呢”用在句中停顿处的情况，但没有说这种“呢”是表陈述还是表疑问，看来是将它作为某种具有独立价值的语气助词的。

(1) 用在主语后，含有“至于”或“要说”的意思。多用于列举或对举。

我们几个都喜欢体育运动：老马呢，喜欢篮球，小张呢，喜欢足球，我呢，就喜欢羽毛球。

(2) 用在假设小句的末尾。

你要是非走不可呢，我也不留你。这件事，办呢，就得办好，不办呢，索性搁下来。

(3) 用在其他成分之后。

其实呢，他不来也好。

较新的研究多从话语篇章角度定位此类功能，一般说它们是话题类标记，具有某种信息功能。张伯江、方梅 1996^[11]从功能角度看待此类现象，他们认为，句中的“呢”在某些语境下几乎不带语气意义，它是“准主位标记”，一般人认为它所带的“至于”“说到”之类的意思不是其本身所有的，“呢”仅仅是话题转移的一个标志，它用在叙述语句里，“呢”前的话题是句内话题，在对话里，“……呢”往往意味着篇章话题的改变。邵敬敏 1989^[2]认为，“呢”在疑问句中的派生作用是“深究”，在非是非问句简略式中还兼有“话题标志”的作用。屈承熹

2008^[24]视野更开阔,他认为,“呢”是一个关联小词,有四个主要功能:表达疑惑、预设标记、联系当前话语和先前话语,并且具有一定的礼貌作用。史金生2000^[25]对“呢”在三种环境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认为“呢”的基本语义功能是表疑惑,在语篇上有预示功能、连接功能和转移话题功能。徐晶凝2008^[26]从情态表达角度对“呢”的句法分布进行描写和意义解释,认为“呢”的基本功能是说话人在双方共享预设的基础上点明某一点,提请听话人注意,而所谓“说话人在双方共享预设的基础上点明某一点”,就是指在双方共享预设中激活新信息。

可见,“呢”用于句中时的具体功能可能是多样的,或者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不同的层次来表述,例如说表停顿就完全是从语音流形式上来说的。我们认为,首先,此种“呢”不是陈述语气助词“呢₁”,而是从疑问语气助词“呢₂”发展而来的;其次,学者所分析出来的不同的功能,都与其疑问功能密切相关,疑问的语用功能是理解这些次位功能的总钥匙。

概括地说,典型的疑问句(询问句)的基本功能是表达说话人因不知道而向听话人提出信息要求,因此从话语表达的完整性角度看,疑问句只是一个完整话语结构(信息结构)的一部分,或者说是前段,其后段则是听话人的回答。这种典型的结构有两种可能的变化:第一种是问话人自问自答,这时会产生某种类似设问的语用结构;第二种是完整话语结构的“语法化”,即形式的简化,其典型的后果是产生“话题+说明”结构。一般认为话题是提出“陈述的对象”,我们认为,话题的本质是提出“不知道”的对象,说明则是“使知道”,因此话题相当于提出问题,而说明部分的本质是回答问题。进一步看,广义的主谓结构也是一种“语法化”了的语用结构,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也类似于问答关系,这一点赵元任先生的有关论述已为学者所熟知。

赵元任 1968 指出，语气助词的表停顿和表疑问两种作用来源于主语作为问话、谓语作为答话的性质，“问”和“答”的融合有三个阶段：双方对话；自问自答；把问和答合成一个整句，中间没有停顿。如：

E₁ 饭呐？都吃完了。

E₂ 饭呐，都吃完了。

E₃ 饭 都吃完了。

李大勤 2001^[27] 根据赵先生的论述，认为“人呢？”类结构之所以能表达疑问语气，来源于答话部分的某种形式的减省。我们认为这样说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这种观点至少说明其中的“呢”是“呢₂”，其次也说明“呢”类句中语气助词在话语结构组织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不过单凭这个功能，还是不能说明为什么可以出现“人呢？”这样可以省略疑问词的结构，也不能解释“呢”的语义基础。这些问题我们已经在前文做了分析，此处不赘。

简单地说，我们认为，所谓的句中语气词“呢”其实是从疑问语气助词“呢₂”发展而来，学者所谓的停顿、假设、话题标记、引出新信息功能等都是其基本语用功能的派生产物。如果将其理解为陈述语气助词“呢₁”的产物，则前后两部分的关系就无法理解。

当说话人特意提出一个问题，在听话人回答（或思考答案）前一般会有个时间间隔，这就产生了所谓的“停顿”功能。假设功能也是提出疑问的一种方式，也即假设一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发生什么是未知的，需要思考才能回答。“呢₂”的主位或话题标记功能则是从另一个角度定位带“呢₂”成分的结果，或者说主位和话题的本质就是提出疑问，它们正是问题的针对对象或出发点。如果说关注“呢”前的成分，它是话题性标记，那么

其所谓的新信息功能，则是后视的结果。张伯江、方梅 1996^[11]说这类语气词具有区别次要信息和重要信息的作用，也是这个意思。

当然，我们说句中的“呢”是由“呢₂”发展而来的，不是说前者还可以理解为一般的疑问语气助词，而是说二者具有功能的相承性，当这种问答结构语法化后，其中的“呢”就可以处理为话题性标记，也可以认为具有停顿、假设、引出重要信息等功能。根据这个思路，《现代汉语八百词》^[23]所谓的“呢”位于其他成分之后也就很好理解了，如“其实呢，他不来也好”中，副词“其实”实际上具有引发听话人思考的作用（其实会怎么样），它与“呢₂”的疑问功能也是一脉相承的。一些时间、处所性成分后面也经常带“呢”，一般而言，这些成分的语义在一定的语境中都具有相当的特殊性，值得人们思考，如“国宴上”肯定很讲究，那么其后的部分“都使这做”信息价值上肯定很重要。

五、“呢₂”的主观化

一般认为，语法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观察，一个是共时角度，一个是历时角度。在《陈述语气助词“了、的、呢”的主观化》一文（待刊）中我们讨论了主观化的内涵及它与语法化的关系，该文认为，主观化是讨论语言变化的更为宏观的层面，因为它是从主观能动的符号化过程来看待语言变化规律的，一般的实词性词义引申、隐喻与转喻、语法化、类推、重新分析等都是语言主观化的产物或体现，语法化则是主观化中较显著者。主观化过程虽然是一种整体性现象，但也可以从共时和历时两个角度来考察。共时角度是考察语言变化的逻辑趋势，是考察可能

性；历时角度则是考察语言变化的实际过程，历时过程是共时可能性的一种实现。共时考察具有理论概括性，历时考察具有实证效果，二者相结合则相得益彰，既能避免共时推演之空疏，也能减少历时审视之可能的失察。

（一）“呢₂”的共时主观化

从共时角度看，“呢₂”的主观化可认为是从“呢₁”开始的，主要阶段或典型的是询问事物状况的“呢₂”，位于句中具有话题提示功能的“呢”也是重要的一环，结束点则在具有停顿功能的句中语气词上。这个主观化过程可以简单地视为主线突出、略有旁支的线性发展过程，即由一般的表达主观性（陈述语气）发展为特殊的表达主观性（疑问语气），因为疑问表达一般要以陈述形式为基础。从阶段上看，有两个基本阶段和一个尾巴。两个基本阶段中，第一个是“呢₁”发展到“呢₂”，即从表陈述语气的“呢₁”到询问语气的“呢₂”，中间可能有个旁支，即所谓的是非问句里的“呢₂”，第二阶段是从疑问语气“呢₂”发展到具有话语篇章信息功能的“呢₂”，其旁支可能有所谓假设功能的“呢₂”，而尾巴则是具有停顿功能的“呢₂”^①。这些不同的“呢₂”的性质、功能及其发展关系我们已经做了分析^②，所以共时主观化的多数阶段或部分的主观化过程已经初步明了，不过第一个阶段的发展关系（即从“呢₁”到“呢₂”）还有必要做些交代。

我们在专论“呢₁”的文章中已经论证了它的认知主观性，

^① 赵元任先生在《中国话的文法》里称其功能为：“故意的停顿——比如：将来的问题呐，那就等到将来再说。”（《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第661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本来也可以给这些“呢₂”分家的，但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关联到“呢₁”，并且重视二者的区分，所以将与疑问语气关系更密切的都标记为“呢₂”。

即它与有关事物的状况表达有关，其表达主观性是强调这种状况；本文第二部分，我们论证了疑问语气助词“呢₂”存在的合理性，这是由汉语语法系统决定和要求的，即由于汉语一般不通过语序手段而通过分析性手段来表达疑问功能，后者的语法化和形态化就可能产生某类虚词，它们与一定的语用功能相联系，具有表达主观性，我们称为语气助词；在本文第三部分，我们讨论了“呢₂”的认知主观性，主要用来解释它与“吗”的既并列又包含的关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呢₂”是从“呢₁”发展来的，其语义主要是询问事物的状况。因此我们还没有正面讨论“呢₁”是如何主观化为“呢₂”的，即“呢₁”在何种具体条件下变为“呢₂”，其间的鸿沟是如何跨过的还没有说清楚。

这道鸿沟是如何跨越的，目前我们尚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不过有几个相关的现象（观点）启发我们思考其中的可能性。第一个是所谓的表是非问的“呢”，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说这种“呢”与“呢₁”密切相关，但如果重视此类是非问句的独立价值，那么也可以说存在一个表是非问的“呢”，也即它也是一个表达疑问语气的“呢”，至于它是否应该和表特指问的“呢₂”合为一个（更概括的疑问语气助词“呢”），则视学者（或说话人）的观点而定。

第二个观点原来颇为流行，但后来风向转变，就没什么人提及了。此观点的表述可以《现代汉语语法讲话》^[28]为代表，即“同一种语气可以用不同的语助词来表示，一个语助词也可以表示各种语气”，其对重要语气词的分类如下^①：

- ①疑问：吗、呢、啊；
- ②祈使、禁止：吧、了、啊；
- ③测度、商量：吧；

① 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9页。

④陈述：的、了、呢、罢了、么、啊；

⑤停顿：吧、么、呢、啊。

在这个系统中，“了”表两种语气，“呢”“吧”表三种语气，最极端的是“啊”，它表四种语气，《现代汉语八百词》^[23]中则除此四种外，还有“用在句中停顿处”和“用在重复的动词后面，表示过程长”两种用法。虽然不同的“用法”不一定代表应该分化为不同的助词，但这种“随文释义”的观点（或做法）值得我们思考，它代表研究上一种“分”的思路，后来的研究则多走“合”的路子，其典型者如刘月华等的《实用现代汉语语法》^{[10]114}。该书认为，汉语主要的语气助词有“啊”“吗”“吧”“呢”，这几个语气助词的主要功能都是缓和句子的语气。我们不能说刘著完全没有道理，因为“缓和”也是一种表达主观性，这正是语气助词的重要特征，但这样简单的“合”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其在讨论“啊”时仍然需要结合具体的语气，有时甚至走得很远，如说“明天你在大会上发言哪？”的“啊”（yan + a）表示“出乎意料”，这种分析就与“缓和”不太沾边了。^①

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分”的做法实际上代表一种语感，其认知基础是人们总是根据语言符号的实际所指来确定它的意义，而“合”的做法则代表一种理论追求，一种刨根问底，一种对纷繁复杂现象进行综合的需要。现实的语言符号行为中到底哪种趋向占上风还不好说，因为语言主要不是语言学家创造的，虽然语言学家的努力（特别是通过政府、词典等的规范化行为和有关普及性研究著作）也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讲到这里，我们的思路就比较清楚了，从共时主观化角度

① 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个句子的“哪”应该是是非问句里的“呢”，它表达特殊的疑问（不相信），常“强读”。

看，“呢₂”是在“呢₁”句的基础上产生的，也就是说当说话人对“呢”字句所陈述的内容有所怀疑时，句子就带有疑问语气，这种语气被主观移植到“呢”上面，使得它被动地带上疑问语气，再被广泛地应用于一般的询问句。而它之所以能被广泛地使用，则是汉语类型特征所致。所以，“呢₂”的前身可能正是是非问句的“呢”，根据蒋绍愚 2005^[16]，魏晋时的“那”一般用于是非问句和感叹句，之后（唐宋）才有用于特指问的“呢”，历时主观化问题我们稍后讨论。

所以，“呢₂”的主观化过程与“吗”有所不同，“吗”是原位主观化，“呢₂”则有一个从“呢₁”开始的转折，正因为如此，“呢”的问题更为复杂，也一直困扰着研究者。不过二者作为疑问语气助词也有共性，那就是汉语的疑问表达发展到一定阶段，都需要有一个形态性成分来辅助，所以其表达主观性是相同的，它们的不同主要在于认知主观性上，这种不同导致了它们分工上的既分又合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呢₂”是从“呢₁”分化而来的，那么是否可以如胡明扬、邵敬敏等先生所主张的一样只认可一个“呢”呢？我们的观点是，一方面胡、邵二位其实也没有说两种句子中的“呢”是完全相同的，也说疑问句里的“呢”带有“深究”意味，其实也是承认它受了疑问句语气的影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因为一般的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在表达主观性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一般表述为信和疑的对立，分开它们既有现实的基础，认识上也有这个必要，只有在那种“信”还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句子中，“呢”才可以处理为两可的。

还有一个问题也值得提出来讨论，那就是疑问句里的语气词“的”和“了”，是不是也能如“呢”一样被视为疑问语气助词？从逻辑和现实两方面看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已经分析了“了”“的”和“呢₁”在陈述句里的分工，三者具有某种等同

性；在现实归类上，“了”有时也被赋予陈述之外的语气，如“别哭了”中的“了”，《现代汉语语法讲话》^[28]就认为它是祈使语气助词，所以也不妨将“下雨了？”中的“了”视为疑问语气词，事实上我们认为“呢₂”可能就是这样被“拉下水”的。那么为什么一般只认为“呢”是疑问语气词呢？我们认为与它的抽象性有关，我们已经证明，在认知主观性方面，表达状况的“呢”是涵盖动态移位和内在特征的，而疑问语气在语义上更为抽象，只有“呢”才能与其匹配。

那么能不能说从“呢₁”到“呢₂”是语法化呢？根据语法化的定义，典型的语法化是从实词性成分向语法成分的虚化，“呢₁”自身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表达主观性，其语义基础已经相当弱化，所以它发展到“呢₂”，主要只是表达主观性的变化和转移，再说在疑问句里，它的认知语义基础仍然一定程度上存在，所以我们不用语法化，而说“主观化”，后者的涵盖面更为广泛。

可将“呢₂”的共时主观化的逻辑路径简要表示如下：

实义性成分 → 陈述性助词（陈述语气助词） →
 质疑性语气助词（用于质疑性的是非问句中） →
 询问性语气助词（问状况，典型地用于特指问句） →
 话题标记、提示新信息 → 假设性标记，停顿标记

（二）“呢₂”的历时主观化

讨论共时主观化相对简单，因为它是演绎性的，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讨论历时主观化是实证性的，是硬功夫，因而更难；换个角度看，讨论历时主观化是描写性的，有什么说什么，发现什么说什么，相对简单，讨论共时主观化需要理论逻辑思维，需要找规律，需要“无中生有”，因而更难。然而最难的是将演绎性路径和实证性结果紧密联系起来，因为演绎推理有可能不正确，

而实证性描写也可能遗漏，所以二者很难真正合拍。一般来说，现实总是比理论复杂，现实是全景性的，理论是单镜头、特定视角的，经常“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所以理论探讨必须百家争鸣，否则难免狭隘和短视。

疑问语气助词“呢₂”的历时发展过程是现实复杂性的典型，可以说至今学者尚未有令人满意的历时描写，或者具体地说，人们不但对“呢”（包括“呢₁”和“呢₂”，以及相关性成分）的历史发展过程雾里看花，而且面对已经发现的事实也常感一头雾水，很难发现里面的规律。^①由于本文的主要任务是从共时主观化角度讨论“呢”的问题，所以这里尝试用我们的演绎性成果来解释学者已有的事实发现，希望面对纷繁复杂的历时现象能有一个宏观性的把握。我们主要参考吕叔湘、王力、郭锡良、蒋绍愚、太田辰夫、江蓝生、曹广顺^[29]等学者的有关研究，其中蒋绍愚 2005^[16]做的基本上是整理工作，此外还适当参考俞光中、植田均、祖生利、孙锡信、齐沪扬等的有关发现或解释。总的来说，我们主要是在蒋著有关近代汉语研究整理的基础上，参考上古汉语有关的研究做些演绎性分析。

显然，我们讨论“呢₂”的主观化问题，不但必然涉及“呢₁”，而且应该涉及与它们功能相同或相近，语音上有演化关系（也就是有血统继承关系）的语言成分。就书写形式而言，根据蒋绍愚 2005^[16]，“呢”大约出现在宋元时期，祖生利明确说是元代。如：

问道：“担子呢？”应道：“擗在河里。”“扁担呢？”
“擗在河里。”（《警世通言》）

① 齐沪扬（2002：128）描写了“呢”的语法化过程：那、嚟（唐、五代）——那（金元）——那、呢、哩（金元之后）——呢、哩——哪、呢（清代以后）——呢（现代）。从中我们不太容易看出规律。

婆婆，俺那孩儿的呢？（元杂剧《合汗衫》）

蒋著在讨论“呢”时，是将它和“那”与“哩”视作同类成分的，如果考虑到上古汉语，则“呢”与“尔”也可能密切相关。这种相关不只是功能上的，而且是语音上的，从字形上看，“尔”与“呢”（有一个阶段写为“你”“尼”，还有一个字形比较奇怪，但读音相关的“嚮”）也是相关的。

王力 1958^[13]说：

汉语语气词的发展有一个特色，就是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流传下来，“也”“矣”“乎”“哉”“欤”“耶”之类，连痕迹都没有了，代替它们的是来自各方面的新语气词，譬如说，有来自语尾的“的”，有来自形尾的“了”，有来自否定词的“么”，有来历不明的“呢”。

王先生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信息量也非常大，我们这里感兴趣的是，王先生一方面说上古的语气词全部都没有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又说“呢”来历不明，同时我们注意到，王先生在列举“连痕迹都没有了”的语气词时没有提到“尔”（也没有“耳”，但它似乎与“呢”无关），使我们隐约感到王先生这里可能留有余地。所以蒋著也说“由上古的‘尔’发展为近代的‘嚮’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吕叔湘 1956^[30]、太田辰夫 1958^[31]讨论了“呢”与“里”“哩”等的关系，表明“呢”确实另有来源。

这样，如果我们充分重视各种可能性，那么就可能出现“呢”类语气助词的多源性^①。事实上，俞光中、植田均 1999^[32]认为，“呢”有两个来源或系列，分别称为“那”族词和“裹”

① 事实上，我们这里还只讨论北京话中的“呢”，如果视野稍微放宽一点，那么类似功能的词在方言里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貌，如吕叔湘（1956）讲到四川话里句尾的“在”相当于“呢”。当然吕文认为它来源于“在里”，我们则认为不排除“在”（时间义或空间义）独立发展为“呢”类语气词的可能性。

族词，每一族里又有多个不同的词。例如，“那”族词包括“甯”“你”“尼”等，“裹”族词包括“在”“在裹”“哩”等。如果把上古汉语的情况联系起来，情况可能更为复杂，但也更启发我们思考其中可能存在的规律。

根据郭锡良 1988^[33]等的分析，上古汉语的“尔”在功能上应该与“呢”类似，但郭文否认“尔”有疑问语气功能，这种观点在我们看来，类于胡明扬、邵敬敏等学者的思路，即看重共同点，忽视其语气上的差异性，也即有不同的表达主观性。

所以我们的观点是，汉语在先秦时期就有了类似于今天“呢₁”和“呢₂”区分的语气词“尔”，后来这个“尔”以某种形式在汉语里继续保留，但书写形式有很多变化，属于俞光中、植田均所谓的“那”族词，“尔”是其源头，当然它也是由实义词虚化而来的，根据郭文，“尔”来源于指示代词；之所以写为不同的字，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写为“尔”的字后来读音变了，但是表达“状况”意义的认知主观性和表达主观性的虚词并没有退出，读音也没有变化，于是改用读音更为吻合或接近的字来标记。这种书写的变化，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复制其前身的发展过程。在汉语后来的发展中，又有新的实义词在句末的句法位置上发生虚化，这就是“裹”族词。由于表达“状况”范畴的虚词在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上具有密切联系，因此这两族词会发生各种纠葛；又由于两族词在功能上较为类似，于是纠葛指数又翻了一倍，这可能就是“呢”类词在近代汉语时期使人一头雾水的主要原因，如果考虑到汉语方言中常见“n”和“l”相混的情况，则情形更复杂。也许是物极必反，到了《红楼梦》时期，特别是现当代汉语时期，北京话又返璞归真，重新归于一统，这就是今天普通话的“呢”，此时虽然仍有纠缠，但比近代汉语时期要清楚多了。当然，如果放眼方言，我们又会发现各种复杂的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这些纠缠，但某些字在某个时期的倾向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说话人区分不同语气的尝试，如“那”开始一般用于是非问句（蒋著认为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吗”，我们则认为相当于现代汉语表达不相信的是非问句里的“呢”，这个功能特征可能一直没有间断），“甞”开始一般用于特指问句，“里”开始自然用于陈述语气，后来才发生进一步的主观化，能用于疑问语气。

当然，我们这里的分析完全是演绎性的，但一方面这种演绎是建立在学者大量调查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也力图用我们共时主观性分析的成果来解释，所以可能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下面将学者的有关调查列表分类如下：

系列	主观性		先秦	中古	隋唐	五代、宋	元明	清	现代
“尔”系	陈述语气		尔	尔		甞、口尔、那	呢	呢	呢 ₁
	疑问语气	质疑①	尔	那			那、呢		呢/呐
		特指	尔	尔	尔、甞、尼	甞、尔、呢	呢	呢	呢 ₂
……						在	在	在	哩/在
“里”系	陈述语气				在、在裏、里	哩	哩	哩②	
	疑问语气	质疑					哩	哩	
		特指					哩	哩	

① 形式上类似于是非问，但不是典型的、真性的、“~不（吗）”类问句，而是质疑性、反问性的问句。

② 据江蓝生（1986），清代早期“哩”与“呢”同用，晚清基本不用“哩”，“呢”取得绝对优势。

参考文献:

- [1] 胡明扬. 北京话的语气助词和叹词 [J]. 中国语文, 1981: 5-6.
- [2] 邵敬敏. 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作用 [J]. 中国语文, 1989 (3).
- [3] 张伯江. 疑问句功能琐议 [J]. 中国语文, 1997 (2).
- [4] 石毓智. 汉语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5]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56.
- [6] 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 [7] 陆俭明. 关于现代汉语里的疑问语气词 [J]. 中国语文, 1984 (5).
- [8] 齐沪扬. 语气词与语气系统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 [9] 朱德熙. 语法讲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0] 刘月华, 潘文娉, 故铤. 实用现代汉语语法 (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 [11] 张伯江, 方梅. 汉语功能语法研究 [M].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6.
- [12] 屈承熹. 汉语认知功能语法 [M].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 [13] 王力. 汉语史稿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8.
- [14] 江蓝生. 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 [J]. 语文研究, 1986 (2).
- [15] 祖生利. 疑问语气词“呢”的来源补说 [J].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6 (5).
- [16] 蒋绍愚. 近代汉语研究概要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 [17] 何文彬. “呢吗”是非问句 [J]. 汉语学习, 2007 (4).
- [18] 陈妹金. 汉语假性疑问句研究 [J]. 南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1992 (4).
- [19] 刘丹青. 语法调查研究手册 [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 [20] 吕叔湘. 疑问·否定·肯定 [J]. 中国语文, 1985 (4).
- [21] 赵元任. 中国话的文法 [M] (中译本《汉语口语语法》, 吕叔湘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22] 李晟宇. “呢”字疑问句研究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04.
- [23] 吕叔湘. 现代汉语八百词 (增订本) [M]. 北京: 商务印书

- 馆, 1999.
- [24] 屈承熹. 关联理论和汉语句末虚词的语篇功能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8 (3).
- [25] 史金生. 语气词“呢”在疑问句中的功能 [A] // 面临新世纪挑战的汉语语法研究 [C].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0.
- [26] 徐晶凝. 现代汉语话语情态研究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8.
- [27] 李大勤. “wp 呢?” 问句疑问功能的成因试析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1 (6).
- [28] 丁声树等. 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1.
- [29] 曹广顺. 近代汉语助词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5.
- [30] 吕叔湘. 释景德传灯录中“在”“著”二助词 [A] // 汉语语法论文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56.
- [31] 太田辰夫. 中国语历史文法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32] 俞光中, 植田均. 近代汉语语法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9.
- [33] 郭锡良. 先秦语气词新探 [J]. 古汉语研究, 1988 (1).

Th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Interrogative

Modal Particle “Ne (呢)”

He Wenbi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s the subjectivity and subjectification of interrogative particle “Ne₂ (呢₂)” in Mandarin which is distinguished from declarative particle “Ne₁ (呢₁)”. “Ne₂” has expressive subjectivity which makes it become an interrogative modal particle, and its cognitive attribute originates from the appearance category of “Ne₁” which distinguishes it from “Ma (吗)”. “Ne₂” further extends different functions inserting a sentence. Its sources,

which we call subjectification, include both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ones. On the former, we think that the “Ne₁” in Yes or No Question probably plays a pivotal role on the way from “Ne₁” to “Ne₂”. On the latter, we reconstruct a complex process from “尔” in Pre-Qin, going through “那” “嚮” “在” “里” “哩”, finally to “Ne(呢)”. In short, the subjectivity point of view helps us understand more deeply the attributes and functions of “Ne₂”, and the subjectification point of view helps comprehend its complex diachronic process.

Key words: modal particle; Ne(呢); interrogation; subjectivity; subjectification